

笑話三千

笑匠徐卓泉薦

一酒客訝
同席者飲
啖太猛，
問其年，
以屬犬對
。客笑曰
，幸是屬
犬，若是
屬虎，連
我也都吃
下肚了。



上海中央書店印行

笑話三千篇

中集

徐卓果著

警察新職

孩子：「警察先生！請你快些來，我父親，正和母親打架呢！」

警察：「你要我去把你父親捉到局裏去麼？」

孩子：「不！不！你只要幫我母親抱了小弟弟，我母親足夠打倒他了。」

靈藥

病人：「這傷風藥靈不靈？」

藥店員：「靈極！包你一天就愈。」

過了三天，病人怒氣沖沖的跑來。

病人：「喂！這藥，你說：包我一天就

好，怎麼過了三天，一些效驗都沒有？」

藥店員：「不差呀！我說過包你一天就好，可是我沒有說定那一天呀。」

自己照照

男僕：「老爺！你睡熟的時候，嘴張開了，難看得很。」

老爺：「放屁！我曾張開了口睡的麼？」

男僕：「老爺如果不信，今天晚上，可放一面鏡子在床前，自己照照看就是了。」

不會咬我

主婦：（指着一碗羹湯中）「這是什麼東西？」

婢：「唷！一個蚊子。」用手指撈了起來。

主婦：「喂你怎麼用手指去撈的呀？」
婢：「不要緊！這是死蚊子，不會咬我的了。」

吹下來

他：「風太大了，我們快些回到山上的帳篷裏吧！」

她：「不如等山上的帳篷吹下來還快！」

忌諱

最忌諱的廂房伯伯對阿明說：「今天是新年初一，你說話要留神。」

「曉得。」阿明說完以後，忽抬頭看見客堂牆壁上掛的，除他母親遺像外，餘都是廂房伯伯的祖先。就脫口而出道：「廂房伯伯，你家人比我家死得多呀！」

太忙了

兒子：「爸爸！你每天在替人家造房屋，為什麼不替自己造一所高大的房屋。」
木匠：「就因為我太忙了。」

顛倒

洋兒約了幾位同學在家裏閒談。
洋兒說：「有許多詞句，可以顛來倒去，他的意義是沒有二樣的，例如：典當和當典，氣力和力氣。不得了和了不得……等。」

他的雲弟聽了忙說：「不！前天早晨，我見了王家的那位大小姐，我就叫了她一聲小大姐，不料她幾乎要賞我一下耳括子呢。」

做好人

阿四：「怎麼！這弄堂裏好撒尿的？巡捕房裏去！」

鄉下老：「先生，對不起，我下次決不再在此撒了。」

阿四：「不行，巡捕房去，罰半隻洋，坐一夜。」

鄉下老：「先生，不要去吧，求：你：先生！」

阿四：「也好，你拿錢來，我明天與你

送去好了。」

鄉下老：「那末，請你找給我吧！」

阿四：「一塊頭嗎？不要找了，我允許你下次再在這裏撒一次好了。」

鄉下老「……」

吹僵了

二人相遇於電車中。

甲：「昨天遇到一位朋友，無意間談起了你，我着實替你吹了一下。」

乙：「吹些什麼？」

甲：「我說你近來營業很發達，開了不少分店，而且各分店都賺錢，竟多了好幾萬呢！」

乙：「你居然肯替我吹，真感激不盡，

這是於我營業信用極有關係；但不知這位朋友是誰？」

甲：「他麼？他是所得稅稅局的調查員。」

最新鮮

吃客：「爲什麼這碗菜裏都昇泥？」

侍者：「這是最新鮮不過的菜，剛從泥裏拔出來咧。」

誰佔便宜

朝晨，甲見乙還睡着，喊道：

「時候不早，還不死起來？」

乙：「你怎麼死得這樣的早？」

鞋樣

甲在鞋店中試鞋，伸手入袋內摸索，忽

而脫鞋欲去。」

店夥：「先生！是不是鞋子不對？」

甲：「不！我忘了帶我的鞋樣來。」

欠帳

棺材店主：「怎麼，連棺材錢都要欠帳麼？」

買棺材的：「不！等我下次來買起來，如數給你好了。」

打耳光

甲：「笑話！你怎麼無緣無故，打我耳光？」

乙：「方才我實在給老三打得太痛了。」

便飯

王三：「老周！十二點鐘了，你午飯用過了麼？」

周四：「謝謝！我已吃過了。」

王三：「那末便飯吧！」

周四：「不！我實在吃過了。」

王三：「不！便飯！便飯！」

周四：「你真的要我吃，我就多少應酬些罷。」

王三：「不是，因為你夫人才來過，言明你非回去吃飯不可，所以……」

周四：「唔……」

丈夫

少奶奶拿了雞毛帚，教訓躲在床底下的少爺。

少奶奶：「你到底出來不出來？」

少爺：「丈夫說不出來，就出不來。」

少奶奶：「你出來，我給你……」

少爺出來。

少奶奶：「你說不出來，怎麼又出來啦？」

少爺：「丈夫要出來，那個能叫我不出來。」

自知之明

教師：「你們是不是笑我？」

學生：「不敢笑先生。」

教師：「哼！這裏除了我之外，還有誰是可笑的呢？」

禱告好婆

耶穌聖誕夜，小約翰臨睡禱告，高聲大喊：「請上帝賜我一部小汽車，一個小銅鼓，一個泥囡囡，一個喇叭……」

他哥哥不耐，說：「上帝不是聾子，你何必高聲大喊？」

小約翰：「我曉得上帝不聾；但你豈不知隔壁房中的好婆，是聾子麼？」

送壽禮

半夜裏，兩個賊正在洋台上偷花盆。

巡警：「噲！你們兩個人幹什麼呀？」

賊：「我……我們因此地屋主，明天做壽，奉其親戚之命，送花來的。」

巡警：「你們明天一早送來，也還來得及，何必半夜三更，驚動人家呢？」

賊：「真不錯！謝謝你！那末，我們就搬回去，明天早晨再送來吧？」

眼鏡揩揩

冬烘：「現在的世界，真污濁極了。」
少年：「不見得吧！你的眼鏡要揩揩乾淨了。」

瞬息千變

一僕人，手拿紙匣，在路上狂奔。

巡警：「呔！站定了！匣子裏是什麼東西？」

僕人：「是一件旗袍。」

巡警：「那裏來的？」

僕人：「新衣公司做的。」

巡警：「到那裏去？」

僕人：「送到張小姐公館裏去。」

巡警：「那末，為什麼這樣的狂奔？」

僕人：「遲了，恐怕式樣又嫌舊了。」

醫費

病人：「先生！你的診費多少？」

醫生：「門診五元，出診十元，通函迅

問四元，電話問病二元……」

病人：「且慢！假使我從街上走過你的

診所門前，要不要收費呢？」

舊豬糞

法官：「你為什麼把他打傷？」

犯人：「因為他三年前曾罵我豬糞。」

法官：「那末，你為什麼到今天才打他

呢？」

犯人：「因為我今天剛看見豬糞的形狀是那樣的醜陋呀。」

原理

先生：「你會攷及格否？」

學生：「不及格。」

先生：「那末，你可曾補攷？」

學生：「沒有。」

先生：「為什麼沒有？」

學生：「因為不及格。」

先生：「為什麼不及格？」

學生：「因為沒有補攷，所以不及格。

因為不及格，所以沒有補攷。」

比例

男：「吾愛！我知道你是真誠的愛我；

但，你覺得你愛我的熱度，以什麼來比例最爲適當。」

女：「我覺得我愛你的熱度，幾乎和愛我表哥的熱度同樣了。」

男：「怎麼？……」

何必肉麻

男：「吾愛！我能發誓，我是真心愛你；但不知你是否真心愛我？」

女：「當然是真心愛你。」

男：「既是真心，那末，我們就來一次甜蜜的接吻罷！」

女：「唯其是真心，何必如此肉麻！」

男：「唔！」

不是那針

老頭子：（長嘆）「現在的女子，真不得了！差不多連怎樣用針多不懂了。」

摩登女子：「誰說的？凡是唱了一面或半面，一定要換一個針；否則唱片容易損壞的，可對？」

雪茄

火車裏扒手剛在施技的時候，被人覺得了。

乘客：「你在我袋裏摸什麼？」

扒手：「……想……借一根火柴吃雪茄！」

乘客：「好！我給你五枝不用火燃的雪茄吧！」

假內行

李老夫子指着密司脫張的臂膊道：「你的肌肉，是玩足球練出來的罷？」

大力女

少年向着他母親的朋友金小姐說：「你的氣力真不錯？」

金小姐不明白：「我又不是大力士？」

少年：「我爸爸說：你常把三四個男子放在手掌中玩的！」

又忘了

夫：「我前幾天，把一柄陽傘，忘掉在電車上了，今天好容易到公司中去找到的。」

妻：「在那裏？」

夫：「呀！又忘掉在電車中。」

被動

主婦：「你從前換過好許多人家麼？但是我這裏，短期的是不要，至少要做這麼二三年。」

女僕：「請放心！我從前沒有一處是自已辭歇的。」

奢華衣服

富家女：「我脫了奢華的衣服，特地來和你度貧苦生活的。」

貧苦青年：「多謝！你脫去的衣服，一起掙來罷！沒錢的時候，可以去當的。」

不用看得

妻：「你爲何這樣的打小孩子？」

夫：「他明天要掙學校報告單來了，應

當是明天打的，我今天要去旅行，沒有法子，只得早一天了。」

省電

客寓人在電燈下看書，每二三分鐘，必定立起來關電燈，數秒後，再開，人家不懂，便問他：「爲什麼常常要關閉電燈？」

他說：「看完一頁而翻過來時，用不着亮光，爲了節儉，所以關一下。」

一萬人馬

有甲乙兩人。甲爲人最固執，以打燒餅爲業，每與人談及古今事，稍與己之見聞者不同，則爭執不已，無論如何，必須他人依從伊之見解，方肯罷休。乙爲人極其

狡猾，因素知甲具此固執之性情，特意前往尋其開心，故將曹操興兵八十三萬反說八十二萬，甲正將燒餅做好，置於爐內，一聞此言，即置燒餅不顧，回首與乙大事交涉云定是八十三萬，乙則故意與甲強爭云定是八十二萬，甲絕不肯讓，乙亦不肯讓，爭執過久，他人告甲曰：「汝之燒餅盡枯焦矣，尙且爲閒事而爭執。」甲曰：「一爐燒餅，能值幾何。尙缺一萬人馬。」

天然美

天牌博士某，拿着他所拍的照片，向照相館的店員責問：「怎麼？你不將這臉上

店員(溫和地)：「哦！先生這是天然美呀！」

糊塗

甲：「你前天買的十張獎券幾張着獎的？」

乙：「一張不着。」

甲：「那末你一共着到幾萬元？」

乙：「我多不着。」

甲：「你說話真糊塗。」

觀念價值

主：「你搬的時候得小心一點，我這瓶已有好幾百年了。」

僕：「老爺放心，我把牠看作新的一般當心就得啦。」

千里鏡

甲：「你的太太真夠大量，她容許你把千里鏡帶出來。」

乙：「你有所不知，這千里鏡是特製的，其中裝置有我的太太的小照，別的東西都看不見。」

省用

主婦：「阿巧！用東西，要省些。晚上睡的時候，把電燈關了。」

阿巧：「是了，自鳴鐘要把牠弄停麼？」

廢物利用

失業之夫：「你怎麼一些不懂廢物利用？」

妻：「因爲很懂得，所以嫁給你的。」

怨恨之家

甲：「你看那所住宅。造成這所房子，不知有多少人哭着，叫着，呻吟着。」

乙：「放印子錢的人的住宅麼？」

甲：「不！牙醫生。」

何不擺好

父：「你今天開夜學麼？」

子：「因爲我，把加拿大在什麼地方，忘了。」

父：「我不是常常關照你的？用一樣東西，擺在什麼地方，總要牢牢記着。」

昨日已死

姊：「昨夜的戲好看麼？」

弟：「好看的。」

姊：「我今夜還要去的。」

弟：「去什麼？昨天末了，不是一齊殺死了麼？」

情急智生

兒子踏進妓院門，恰巧父親出來。

父：「你來做什麼？這是什麼所在？」

子：（情急智生）「爸爸！我有重大使命而來。」

父：「什麼使命？」

子：「您來的時候，被母舅看見了，母舅告訴了媽媽，媽媽叫我來找你了。」

遠視眼

甲：「你可是近視眼？」

乙：「不！不！雖離地九千三百萬英里的太陽，我也能看得見。」

無鷄之談

甲租了乙的田，至年底，應送年禮；但是內中缺了一鷄，乙不快，明年不許甲種。甲無奈，求救於鄰人，鄰人勸其補送一鷄，甲效法行了，果無異言。一日，鄰人戲問乙：「前聞欲歇甲，今又作罷，是何原故？」乙答：「那是無鷄之談！」

賭經

甲乙二賭友，忽相打，甲打乙一拳，乙便還了四拳，甲提出抗議來責問，乙說：「這叫一配三，帶本四。」

價值連城

買客：「這方硯，什麼價錢？」

店主：「價值連城！」

買客：「何以這樣貴？」

店主：「這是有名的端硯，非普通貨可比。只要向上面一哈氣，便會有水出來，這就是珍貴的特徵。」

買客：「這有什麼稀奇，老虎灶上挑一担水，也不過二百文。」

縮小放大

劇場中。

身小的人：「前面很大的人，請身體縮小些。」

身大的人：「別胡鬧！你可以身體放得大些麼？」

蚯蚓游泳

巡警：「這裏不許釣魚。」

釣者：「我不是釣魚，是把蚯蚓練習游泳。」

巡警：「那末，把蚯蚓給我看。」

釣者：「你看！」

巡警：「不行！裸體游泳，該罰錢。」

當心傳染

母子二人聽無線電話，忽聞咳嗽一聲。

母親：「你快走遠些，不要傳染了傷風。」

因為吃飯

夫婦二人，一天到晚相罵，只有吃飯時，休息一下。

兒：「爸爸！自鳴鐘上的長針和短針，為什麼在一起時，不響呢？」

父：「因為意見不合。」

兒：「但是，十二點鐘，在一起時，倒響了。」

父：「因為吃飯。」

去看號碼

主婦叫僕人打電話去叫一輛汽車來；但是，不聽得他打電話。

主婦：「為什麼不打電話？」

僕人：「我不曉得號碼，所以趕到汽車行門口，看了牌子上的電話號碼來了。」

不必說

牙醫：「你坐着。不要緊！不會痛的。」

你別這樣嚇！。」

患者：「不必說！我也做牙醫的。」

半夜午飯

國際無線電話開通後，某夫人打一個電話給留學美國的丈夫。

「你好麼？我要出去了？今天有人請我吃午飯。」

丈夫忘了時間相差十二時了。「胡鬧！半夜裏吃午飯麼？」

黃浦灘

甲：「他的兒子，大致畢，接到了校中的報告單，曉得是不畢業，回頭就走，一口氣趕到黃浦灘……」

乙：「可憐！投黃浦麼？」

甲：「把報告單投入黃浦後，就回去的。」

全不看見

到南洋去看日蝕的人，回國時，新聞記者出迎。

記者：「先生！全蝕的太陽，都看見了麼？」

天文家：「一點也不見，實在是大成功。」

默片

弟：「哥哥！照片上為何不會開口？」

兄：「因為拍的時候是不開口的。」

飛行家

先生：「我希望你們做一個在衆人上面

的人。」

一生徒：「那末，我做飛行家。」

敬二人

軍官：「你爲何舉了兩手行禮？」

新兵：「因爲那邊也有一位長官來了。」

一手之力

甲：「我的父親，一只手可以停止火車。」

乙：「怎麼能夠？」

甲：「他是開火車的。」

船之子

先生：「軍艦上爲什麼有舢板？」

一生徒：「軍艦沒有小孩子，也覺得冷。」

靜的。」

手何在

師範生試教：「諸君！今天有人請假麼？請假的人舉手。」

烟退後

母：「孩子，你看那烟齒裏的黑烟，爲什麼不跟着火車向前進？」

子：「因爲他沒有買票。」

防疫針

顧客：「我點的菜，怎麼還不拿來？」

侍者：「先生，請你再等一等，菜早已做好了。」

顧客：「既然已經做好，爲甚麼，還要叫我等呢？」